蜀山劍俠傳/2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〇二回　玉貌花嬌 奇豔千般呈妙相　邪消正勝 傳音萬里走妖娃

下一回▶

妖人見歷久無功，不時咬破指頭往外噴血。九魔頭禁受不住，愈發暴怒，盡管被太乙神雷打得七滾八翻，依舊此仆彼繼，相次急上，九面圍攻。劉泉一身勢難兼顧，身前的纔得打退，身後的又趕撲上來。一個措手不及，喫它撲近傷處，奇寒麻癢立即增加。久聞魔焰煉形十分微妙，九魔所噴血焰，如無師傳太乙神雷隨時擊散蕩開，祇要被它在離身三丈以內圍住，九股血焰上下交合，凝成一片，成一火球，將人包圍在內，任有寶光護身，早晚也必煉化，人便成了劫灰，形神皆滅。何況魔焰俱有感應，微隙即入。先已受傷，怎能禁受？那太乙神雷依仗本身所煉純陽真氣的玄功運用，屢發不已，真元不少消耗。再加先受魔焰侵襲，雖甚輕微，禁不住外有魔焰千丈，息息相通，不能不分去一半心神封閉血脈，以免蔓延全身，這也喫了大虧。時候一久，便覺支持不住，神雷威力也隨之減退。道消魔長，魔頭威焰忽然大熾，眼看危機頃刻，恰值趙、魏二人趕到。

妖人看出劉泉不支，心中大喜。正在加緊施爲：忽見敵人飛近嶺上，停在空中未下，當是看出厲害，遲疑不進。惟恐膽怯逃遁，急於驅迫魔頭早收全功，無暇分身。最厲害的仇敵已經困住，餘更不在心上。忙令妖徒出陣誘敵，竟把昨晚所見白骨鎖心錘忘卻。妖人所煉魔法，與五鬼天王尚和陽殊途同歸，無甚畛域。無如所排魔陣，近年纔從鳩盤婆門下大弟子鐵姝那裏，費盡心思偷學了來。鐵姝爲此，還被乃師大加責罰。林瑞沒有深學其中微妙，功候尚淺，前夜勉強煉成，便即使用。那九個魔頭必須隨時施展魔教中極

惡毒的禁法，纔受驅策。不似鳩盤婆師徒那樣人魔一體，隨心所欲，樂於爲用。按說此舉大爲犯忌，法力如差，魔頭情急反噬，引火燒身，萬無生理。當初傳法人也曾再三告誡。林瑞全仗未習此法以前，曾費多年苦功，用千百兇魂厲魄祭鍊而成的這面陰靈幡，做了主幡之用，纔能將魔頭勉強制住，否則也是不敢操切從事。五鬼天王尚和陽乃魔教中有數人物，費去不少心力，傷了無數生靈，纔得煉成。錘上五鬼，俱是幾個異派有名人物的生魂，雖被怪叫花淩渾解脫一個，祇餘四鬼，參上本門妙用傳給魏青，不如本來惡毒，但那魔火也比妖道所煉勝強得多。加以錘上四鬼本身軀體尚在，又經仙法度化，真靈未昧。淩渾已經許它們以暴制暴，將功折罪，祇等功完孽滿，仍和王長子一樣，準其超劫轉世。不似落在原主手裏，永服苦役，終古沉淪。一經施用，無不竭盡尚和陽所賦威力，效忠用命。比起妖人所驅九魔，本非所屬，強受魔法拘遣而來，祇知按照行法人的法力本領施爲，與本身無關。這類魔頭名爲天魔，實則也是歷劫千年的厲鬼幻化。鳩盤婆教下豢役最多，非精習本門心法，不能拘遣。這幾個祇經過鐵姝祭鍊驅策，法力尚差。當初鐵姝因見林瑞虛心結納，苦求傳授，知他初學，法力不濟，一個不小心，妄將本來幾個厲害魔頭拘來，反倒取禍，並還要受師父嗔怪，纔把自己常用比較易制的暫借與他，令其到時指名拘遣。雖然威焰稍次，習性殘暴兇惡都是一樣。勝則揚焰助虐；一現敗勢，行法人稍微駕馭不住，得隙便即速遁。一次失敗，再也拘它不來。如不見機，強爲所難，立致殺身之禍。妖人也深知此利弊，及見陣外魔火潮涌而入，妖徒兇魂連那主幡一齊化爲烏有，纔得想起，已是不及。驚遽中，還妄想驅遣魔頭與敵一拼。

晃眼神光分合之間，敵人業已聚在一起。同時外來四個惡鬼頭顱忽然暴長丈許，在四叢魔火煙光簇擁之下，滿陣飛滾，血盆大口張合不已。所到之處，陣中碧焰齊往鬼口中颼颼吸入，逐漸由盛而衰，由衰而滅。敵人身側首先現出空隙，那九個魔頭也都不知遁向何方，一時都盡。緊跟着，三個敵人除一個執錘的大漢用一道青光護身，指揮惡鬼吞焰破陣外，另一道人聯合劉泉已將飛劍法寶放起，殺將過來。當時急怒交加，把心一橫，也不再顧忌鐵姝傳授時告誡，先將兩股黑氣飛起，敵住那幾道光華。一面施展妖法，變易陣形，遁出圈外，咬破舌尖，將口一張，飛出一片血光，將四惡鬼敵住。跟着口誦魔咒，拔出佩刀，將右手的中指前指節斷去，往空中一拋，不見動靜。牙齒一錯，又將五個手指前節連連削斷。此乃最惡毒的血敕令，不到生死關頭，情急拼命，魔頭畏難不到，決不出此下策。斷到第三指上，祇聽厲嘯之聲，若遠若近，忽然交作，魔仍未至。斷到第四指上，陰霾頓起，滿陣漆黑，鬼嘯之聲越加獰厲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妖人抱着拼死之心，下手甚速，第五指節剛化成尺許長一段血光飛起空中，先前九魔倏地怒吼現形，齊張大口朝空中五股血光搶去。爲首五魔各搶吞了一股，隨即暴長，比四惡鬼還大得多，同聲厲嘯，向敵人身前撲去。下餘四魔不曾到口，徑撲妖人。妖人早有準備，兇睛暴突，

手掐魔訣，朝着劉泉等三人一指。四魔立即旋轉，改向三人飛去。

劉、趙二人俱識得這解體降魔之法，比剛纔的魔陣還要兇惡。忙喝：「魏師弟不可輕敵，快來這裏！」九魔已聯翩飛來。方暗道不好，幸那四個惡鬼也跟着暴長，一起攔在前面，將九魔頭來路擋住。雙方各噴火焰血光，惡鬥起來。勢子一緩，魏青也被二人喚過。祇是趙光斗分出兩道星光敵住那黑氣，餘者各自收轉，仍化成一個光網，將三人通體包沒。剛防衛停當，敵衆我寡，頭撥五魔已有一個脫出圈外，連同後來四魔飛近光外。這次雖不似先前滿陣魔焰如海，但那魔頭俱受禁制情急，無不奮力施爲。趙光斗所發太乙神雷，終是擊它不退，稍微翻滾，重又撲上，磨牙吐舌，口噴血焰，獰惡非常。有諸寶光護身，趙、魏二人還不怎樣，劉泉傷處受了魔焰感應，又復不支，危殆已極。尤其內中一魔口中所噴血焰，宛如瀑布激射，寶光都被衝蕩。每一噴近，劉泉苦難更重，那奇寒麻癢之氣幾乎封閉不住。幸而趙光斗也精太乙神雷，發覺以後，特爲專注，連珠併發，不使近前，才略好些。還算最厲害的五魔有四個被四鬼迎住，苦鬥不休，未得近前，否則更是凶多吉少。

這次妖人因是背城借一，孤注決勝，不惜以身啖魔，將所得傳授全數運用。魔頭也因受了禁制，兇威爆發，盡力發揮本能，所噴血焰比前大不相同。如非白骨鎖心錘妙用無窮，四惡鬼忍苦惡鬥，妖人所煉魔焰先被惡鬼吸去，轉以資敵，佔了幾分便宜，這時再有幾陣魔焰助勢，往寶光外一圍，仍是難於倖免。三人想不到困獸之鬥如此厲害。挨約刻許工夫，猛聽頭上破空之聲，遙看妖人似知有敵，手掐魔訣，剛喝一聲：「疾！」便聽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夾着千百團雷火打將下來。祇聽轟然厲嘯，雜着一聲慘嗥，連九魔頭和妖人不知去向，似已一同遁走。自己這面四惡鬼也被雷火金光震暈過去，煙光盡斂，頭也復了原形，浮沉空際，生氣全無。

滿地金蛇流走中飛落下兩個少女、一個妙年女尼。三人認得女尼正是前在青螺峪見過的玉清大師，那兩少女卻不認得。忙收法寶、劍光，上前稱謝，各自敘見。纔知兩少女中，一是俞允中好友戴衡玉之妹戴湘英，另一個便是臥雲村女主人歐陽霜。玉清大師日前往漢陽白龍庵去訪素因大師，湘英背地求告，說自己劍術已得師傳，祇惜沒有一口好劍，聞說顛仙金蛛吸金船元江取寶，內中好些前古戈矛刀劍俱是至寶奇珍，請爲設法。玉清大師見她向道堅誠，修爲精進，便和素因大師說明，帶了同來。途遇歐陽霜，問知奉了師命往天門嶺誅殺妖人。玉清大師近聞林瑞隱藏哀牢山，本有除他之念，便說：「妖人厲害，近年又和赤身教主鳩盤婆愛徒交好，偷學了好些魔法。如不一舉誅戮，他必苦求鐵蛛引向赤身教下。鳩盤婆雖不收男徒，但最寵愛三蛛，必定另行援引，又爲異日隱患。

你用師傳靈符，祇能破他魔陣，除他卻難。劉、趙、魏三人也未必能夠傷他。我深悉此陣奧妙，不如同往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連魔頭、妖人一併除去，也是一件功德，結怨魔女我也不怕。」歐陽霜自是求之不得。於是同駕劍光趕來，二人合力，一到便將魔陣破去。彼此略說經過。

魏青見鎖心錘上四鬼俱都萎頓不堪，心甚可惜，方想收轉。玉清大師攔道：「我因妖人所拘九魔俱是妖蠻中窮兇極惡的妖魂厲魄，平日爲害生靈不知多少；近年又被赤身教主魔女鐵姝收去，助紂爲虐，造孽更多。這類妖鬼本就通靈變化，來去神速。自從魔女得了乃師鳩盤婆真傳，因恐功候未到，不敢驟然拘遣大魔和乃師常役諸魔鬼，將他們拘去，加以祭鍊之後，愈發神通廣大。稍一疏忽，必被逃去，又貽無窮之害。尤其妖人林瑞最精隱遁，事在緊急，其勢不能先佈羅網；並且他已學會魔教中解體化形之法，即使能夠堵截，元神也必遁去。祇有所拘九魔是他催命鬼。他今日行法惡毒，稍一失勢，即遭魔鬼反噬；便當時逃了出去，也必被追上，終爲鬼啖；何況還在妄想逞兇抵禦。真是自尋死路，再妙沒有。權衡輕重，祇得任鎖心錘四鬼暫受創傷，由歐陽道友發揮大顛上人靈符威力，我用佛家離合神光故傷九魔，不令即滅，僅使急怒反噬，以便妖人無法逃遁。妖人當煉此魔法時，已與九魔靈感相通。適纔爲肆兇焰，將本身精氣附上魔身，愈發如影隨形，瞬息可及，如何能免一死？家師所傳離合神光，能惟心所欲，無窮微妙，妖魂厲魄一被照上，便自難免。等魔鬼傷了妖人，神光也發生妙用，連人帶鬼同時俱滅了。我雖早知此錘被淩真人收去，沒有一般看待，但神光與上人純陽真火煉就的神雷同時交加，受傷自是不免。還算預爲留意，祇靈氣略散，無甚大害。四鬼早受尚和陽魔法禁制，祇知借着尚和陽所賦威力行兇，本性早迷。幸淩真人重施玄門妙法祭鍊，稍微省悟，略有一線生機。無奈受禁多年，迷昧已深，神光一照，又要清明許多。所失靈氣，我又能助他們早得復原，未始不是因禍得福。爲免淩真人見怪，又施當年旁門故技，也說不得了。」

說罷便令魏青手掐收訣等候。自散頭髮，禹步手掐靈訣，朝左側一指。便見一團黑氣，外面蒙着薄薄一層光華，由相去里許的山石後面飛來，到了四鬼面前停住。玉清大師將口一張，噴出一股白氣，將四鬼頭一齊包沒，祇露出四張鬼口。另手一揚，一聲輕雷過處，鬼眼便自活動，望着玉清大師似有乞憐之容。大師喝道：「想你們本人與我昔年雖非故交，也都彼此聞名。祇爲你們惡孽日重，致遭慘報，爲妖人攝去，白白助虐逞兇，還受無量苦痛。祇等妖人惡貫滿盈，伏誅之時，形神俱滅，同歸於盡。本來永無超脫之望，天幸遇見淩真人救去，欲用你們以暴制暴，未予消滅，方得有此一線生機。今我見你們禦敵時情景，竟能在邪法之外，運用本身真靈，拼忍苦難，與魔鬼相持，不似尋常

旁門法寶上所附妖魂，一敵不過，即自退回。雖是淩真人點化，也可見出遷善有心，良知未曾喪盡。適纔你們已仗原有邪術吸收不少魔焰，便我不加援手，不久也能復原。一則憐你們苦痛太多，二則魏道友還有用你們之處。經我佛家神光照過，真靈清明許多，同時威力也要減卻不少。爲此我在誅妖人、魔鬼時，將他們形體焚化，元神擊散之後，不使隨形消滅，僅不能各自成形變化，那靈氣依然聚而未散。這類魔鬼乃千百年甚有功候的兇魂厲魄，連那林瑞的妖魂俱都厲害非常，現給你們吸收了去，足以助長威力，較前更甚。你們本性漸明，如能善於運用，我再重爲馮婦，在此寶上加上一重禁制。即使異日與尚和陽狹路相逢，有我和淩真人這兩次施爲，到時也可以力相抗，不致被他收去了。我也出身旁門，全仗迷途知返，幸遇優曇恩師，得有今日。你們雖爲邪寶施威，好在持寶人用以誅邪除害，有功無過。異日將功折罪，得脫苦劫，務要好自修持，方不負我今日這番苦心哩。」

四鬼聞言，眼珠亂轉，悲嘯不已。魏青看其欲訴難言、欲哭無淚之狀，甚覺可憐。玉清大師已用手朝鬼前光華一指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光團上便開裂了四個小孔，光中青氣激射而出。四鬼頭立飛上前，各對一孔，張口便吸。晃眼吸盡，光華也一閃即滅。四鬼重又精神起來，咧着怪嘴，將頭連點，意似感謝。玉清大師朝四鬼畫了數十畫，手指處，頭上白氣立即隱沒不見。隨喝道：「你們速回寄身之處，靜候積得功多，淩真人使你們能和常人一樣談話，自在空中來往，就離超脫之日不遠了。」趙光斗道：「魏師弟，玉清道友行法已畢，還不將鬼收回？」魏青如法一收，四鬼知難再留，方始緩緩飛回到錘上，意似依戀不捨。玉清大師嘆道：「按說四鬼生前並不算甚極惡窮兇，祇一念之差，受此苦孽。似林瑞這樣妖邪，焉能得而不伏誅呢！我們收了他的劫灰，各自走吧。」

衆人隨往適纔黑氣飛起之處一看，就適纔雷光自天一瞬之間，妖人已經逃出二里遠近。這還因有魔鬼追蹤，捷逾影響。如非玉清大師相助，直非被他逃遁不可，端的神速已極。妖人屍體偏頭仰面，手臂一曲一揚，立於危石之下，後腦、天靈、左頰、前後心、左右膀各釘着一兩個魔鬼。都是紅睛怒突，綠毛森森，凸口塌鼻，口中上下兩排利齒，左右各有兩根獠牙交錯。其白如玉的骷髏頭骨，此時看去僅僅尋常碗大。各將妖人緊緊咬住不放，利齒深嵌肉骨之內。妖人祇現出青森森半張醜臉，眼珠已經突眶而出，神情驚悸中帶出幾分痛苦。玉清大師說：「魔鬼剛一咬中妖人，神光威力便已發動，僅那殘餘靈氣被神光裹住，人魔形神俱戮。因恐揚灰四散，有害山中生物，禁得原形在此，且把他葬入地底吧。」隨朝石地一指，喝聲道：「開！」轟的一聲，陷出一個丈許大小深穴，妖人屍首連九鬼頭便似崩雪一般坍散墜落，不復成形。再手一指，石便合攏。衆人自是驚讚。便劉、趙二人見多識廣，見此高深法力，也都自愧弗如，心中敬佩不已。

玉清大師來時，已向歐陽霜說好，不往臥雲村去。劉泉不喜和俗人周旋，又遇敵失挫有些內愧，料知師命步行，必爲今日之事，正好和玉清大師同行。雖然歐陽霜挽勸，執意不去。趙、魏二人也不願去。湘英因允中在彼，渴欲一晤，又幫着勸說，纔令魏青隨往。各自分別起身，趙、劉二人隨玉清大師先往苦竹庵相候，魏青、湘英隨歐陽霜同回臥雲村。村中五行陣法已經劉泉分手時遙爲收去，村人一見現出天日，劉、趙、魏三人又一去不歸，好生驚疑，忙向允中報信。允中因師父柬示劉泉有難，應候歐陽霜，便同能人來救，相助成功。見陣收後，並無動靜，知無他慮。候不多時，魏青等二人便已飛降。相互敘禮之後，歐陽霜向丈夫慰問了一番，便去洞中將三個子女領來，向俞、魏、戴三人叩見，初意頗想令三子女拜在來客門下。允中力說：「諸人入門未久，不便收徒。三男女公子均是美質，異日終有機緣，不必忙在一時。」歐陽霜知是實情，祇得罷了。蕭逸被難爲日無多，三小兄妹藏身石洞，蕭清每往探看，總是飾詞相誑。出洞後纔知村中鬧出這一亂子，乃父幾爲妖人所殺。並聽說起許多靈蹟異事，向道之心愈發更切了。

允中和湘英久別重逢，自有許多話說。因劉、趙二人已經先行，又聽湘英說玉清大師未到漢陽以前，遇見白髮龍女崔五姑，說起允中聘妻淩雲鳳日內要往岷山白犀潭去送小人玄兒，顛仙恰於此時往借金蛛。允中自到青螺峪不久，便聽師母崔五姑說，愛妻淩雲鳳現在白陽山絕頂古洞之中，勤參白陽真人所留圖解，甚是精進。常日相思，無由相晤，顛仙此行也許能夠與雲鳳相遇，正好託她帶上一信。如能帶她同來更好，否則也可略寄相思，互通近況，以後約地相見。惟恐去遲，顛仙已走，恨不能當時趕去，急向主人告別。歐陽霜問知就裏，笑答道：「家師本應後日起身，因昨由青螺峪令師那裏回來，說是尚有要事，往見神駝乙真人和川邊倚天崖龍象庵的芬陀師伯，須好些耽擱，妹子奉命來時，已經起身先走了，至少須要五六日纔回。此時庵中祇有兩位慕容師姊和適纔去的三位仙賓，家師不在，去也無用，而且小庵清苦。外子和全村人等感謝再生之恩，虔誠挽留，正好在此小住三日，使愚夫婦略盡地主之誼。到時再由妹子陪了同往便了。」允中聞言，好生失望。湘英和歐陽霜一見如故，甚是投緣。又幫同勸說，顛仙已行，去也無用。祇得怏怏而止。歐陽霜此來，本爲收採些七禽毒果，約須三日始能畢事。允中等三人知關重要，便往相助。蕭逸父子也陪同前往。

歐陽霜初意毒果成熟，消息已在日前泄露。師父又命採到以後，將全林行法深埋土內掩沒，上加禁制，留爲後用。事後尚且如此慎祕，採時難保不受妖邪侵害。並且昨日妖屍谷辰便令妖人來此作祟，如非劉泉見機趕去，未必不爲所毀。強留三人小住，一半也是爲此。從到達的那一天起，便用師傳仙法撤下禁網，每夜子時起，除允中等外，還選出

好些門人弟侄相隨下手。又分出一人飛空瞭望，戒備甚是嚴密。直到日出，始回歇息。日夜懸心，如臨大敵。人多手衆，又有能手相助，省事不少。接連兩夜，便已採集完竣，運回臥雲村，密藏三小兄妹所居洞內。將全林如法深埋地下。居然未生變故，祇等到時運往元江應用。大功告成，欣喜已極。

歐陽霜聽說瑤仙夫妻身受種種苦難，不但盡釋前嫌，反倒加倍憐愛。對於瑤仙，尤多期許。二人自是感激愧悔。瑤仙苦念絳雪，知各派仙俠彼此多半相識，跪求遇便探詢，如能巧遇，代爲致意，約她回村一見。衆人拜師不久，後輩新進，均想不起那救絳雪的黑衣道姑是何來歷，各自隨口應了。

第三日早起，允中等又復告別。歐陽霜也因使命已完，庵中尚有外客，無事不便再留。蕭逸師徒子侄挽留不住，祇得恭送起身。四人同駕劍光，往大熊嶺飛去。相隔還有數里，便見庵前危崖之上一道黑煙疾如電閃，破空入雲，晃眼無蹤。看去竟比各人飛劍還要神速，分明是異派中妖邪由庵前遁去。顛仙雖走，玉清大師等俱是正教中能手，現在庵內，斷無不知之理，怎又無人追趕，任其遁去？好生不解。心疑有變，忙催遁光，趕往落下一看，玉清大師獨立庵外，似在凝望四人到來，面上並無異狀，歐陽霜心始放定。正各見禮相問，庵中趙、劉、慕容男女四人聞得破空之聲，也都趕出。纔見面，趙光斗便對四人道：「你我到得再巧沒有。玉清道友和魔女鐵姝鬥法已經兩次，適纔還在這裏，被她師父鳩盤婆喚走。回來稍快一步，定會撞上。有玉清大師在此，自然無妨。日後狹路相逢，被她先照一面去，恐就難免暗算了。」魏青問：「是甚魔女，如此兇狂？難道白骨鎖心錘都敵不住麼？」劉泉接口道：「魔女兇狂尚在其次，玉清道友道法勝似我們十倍，尚且顧忌，不肯傷她。連我的趙師弟都令避過，你那鎖心錘算得甚麼？玉清道友已將她逐走，還不是怕你們回來遇上，受她暗算麼？」魏青自知失言，臉漲通紅。玉清大師道：「魔女已不會再來，且喜諸位來時不曾相遇。我尚須代庖佈置，同至庵中再爲細談吧。」說罷，衆人一同入庵，到了歐陽霜房中落座。玉清大師後洞有事，自行去訖。

衆人談詢前事，纔知那日分手後，玉清大師和劉、趙二人還未飛出天門嶺，便聽異聲傳來，如遠如近。大師識得就裏，知是魔女鐵姝發覺借與林瑞的九魔頭爲人所傷，趕來尋仇。因六人兩地飛行，尚幸未朝歐陽霜等三人追去。九魔形神俱化，失卻感應，鐵姝祇向天門嶺趕來，因見玉清大師等劍遁迅速，所以捨此就彼。如不應聲，必當巧值路過，反身往追歐陽、魏、戴三人。魏青身帶白骨鎖心錘，不必動手，便易識破，再不見機，決難免禍。玉清大師纔聞異聲，忙即低囑劉、趙二人速隱身形，千萬旁觀，不可上前。隨即飛落，向來路空中喝道：「妖人林瑞，乃我誅戮。何方道友，請來相見。」說也真

快，劉、趙二人先聽身後怒喝：「何人傷我教下神魔？速停答話。」聲如梟鳴，聽去約有五七里遠近。玉清大師匆匆低囑幾句，隱身飛落，祇是瞬息之間。遙望來路，高雲中似有黑影微掣，少說相去也在十里以外，等玉清大師話纔說了兩句，立即應聲出現。面前黑煙飛動處，突然多了一個身圍樹葉，手持一鉤一劍，披髮赤足，裸臂露乳，面容死白，碧瞳若電，周身煙籠霧繞，神態服飾無不詭異的長身少女。劉、趙二人久聞赤身教主大弟子鐵姝之名，尚是初會，平日煉就慧眼，竟未看出從何飛落。玉清大師既囑隱身旁觀，全神貫注，定是勁敵，也就不便妄動，各自暗中戒備不提。

魔女鐵姝一現身，便怒喝道：「傷我神魔的就是你麼？林瑞不是我赤身教下，以前因他苦求，情不可卻，始行傳授。又不聽我良言，自取滅亡，我不管他。我那神魔百鍊精魂不易消亡，天門嶺並無蹤跡，不知被你用甚方法收去？這不是甚法寶，你收了去無益有害。省事的急速放出還我，萬事皆休；不然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，做鬼都受無邊苦難，休說我狠。」玉清大師見她性急，也不插話，等到說完，纔從容笑道：「聽你說話，想是赤身教主門下弟子鐵姝道友了。貧道玉清，恩師是神尼優曇，我與令師鳩盤道友曾有一面之緣，與你卻未見過。彼此兩無干犯，何苦說此狠話？」鐵姝一聽敵人師徒姓名，微微一驚。突又搶口怒答道：「你就是玉羅剎麼？以前果然兩無干犯，可是今日你所收九魔，乃是我借與林瑞的，你得去無用，急速還我，彼此交個朋友多好？」玉清大師笑道：「我既未輕涉魔府，也未冒犯道友，就是誅殺妖魔，也與貴教無干。你那九個魔鬼，我祇當是林瑞所煉妖魂厲魄，不知是道友所借。如在自然奉還，無如已經被我用佛法連妖人一併化去，現已形神俱滅，隨風吹散，如何還得？事出無知，改日再行登門負荊吧。」鐵姝聞言，眼閃兇光，大怒道：「你說得好輕鬆的話！憑你會不知我所煉神魔來歷？再說你殺林瑞或者還可，要將我神魔消滅，諒你無此本領。」玉清大師冷笑道：「區區妖魔，豈值一擊！我纔放出離合神光，便即消滅。不然我身在佛門，留他們何用？」鐵姝愈發暴怒道：「是真的麼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誰還騙你不成？」鐵姝暴跳道：「該死賊妖尼！我因師父不許和你這夥人爭鬥，好意相商，免傷和氣。誰知你竟敢如此膽大妄爲，將我苦煉多年的神魔化去。再不殺你，情理難容！」嘴裏說着話，手揚處，便是三股烈焰般的暗赤光華飛出。玉清大師將手一指，先飛出一道金光，將三道血光一齊圈住，喝道：「你休不知好歹！這子母陰魂和污血煉就的血焰叉，祇能污穢尋常飛劍法寶，卻奈何我不得。我不過看在令師面上，不與你一般見識，不願毀你師傳法寶。此時知難而退，勝負未定，兩俱不傷情面；如再不聽忠言，執迷不悟，到了無法保全容讓，那你就悔之無及了。」

鐵姝師傳血焰叉，專污各正派飛劍法寶，最是厲害，向來不許輕動。因見林瑞九魔俱爲

玉清大師所戮，勁敵當前，又當盛怒之下，恐別的法寶不易取勝，滿擬此叉一出，敵人縱不即斃，也必難以抵禦。如用飛劍迎敵，更非被污損滅不可。不料敵人飛劍神妙，不畏邪污，金光竟將三根血焰叉一齊裹住，叉雖未傷，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再聽了這一套話，生性好勝，又是出世以來初遭挫折，不由又驚又急，大罵：「賊尼！有本領祇管施展出來，哪個和你講甚情面？」隨說，冷不防暗運真氣，奮力一吸，欲將飛叉急收回去。玉清大師因知鳩盤婆厲害，此時數運未終，不願輕於和她結仇。打好主意，處處容讓留心，不使對方過於難堪，以爲日後與乃師見面，好有話說。上來祇守不攻，不到鐵姝再三逼迫，決不還手。知那血焰叉共祇九根，乃鳩盤婆鎮山之寶，新近纔傳給門下三姝，最是珍重。看出鐵姝恐叉爲己所毀，想暗行法收回。心想：「就此被她收去，必不承情。」也暗運玄功將手一指，金光立即大盛，將血光裹了個風雨不透。鐵姝見又被金光困住，不能取轉，方識敵人真個厲害。如若失去，何顏回見師父？一時情急，正待施展魔法與敵硬拼，忽聽玉清大師笑道：「鐵姝道友無須惶急，我決不傷害令師所煉之寶。你如不再用它，各自收回好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撳，金光便已舒開，長虹一般停在空中，祇將血光擋住，不再圍困。

鐵姝反被鬧了個急惱不得，念頭一轉，突又大怒。一面收回飛叉，更不搭話，回手挽過腦後秀髮，銜在口內，咬斷數十根，櫻口一張，化成一叢火箭噴出。玉清大師料她是想將金光引開，暗中還有施爲。表面仍作不知，故意用金光將那數十支火箭敵住。果然鐵姝是看出金光厲害，諸邪不侵，恐敵人用以防身，借此將它絆住須臾，以便乘隙下手。這裏金光飛起，剛將火箭圍住，忽然天旋地轉，陰風起處，面前光景頓晦，無數夜叉惡鬼帶起百丈黑塵潮涌而來。那彌空黑霧竟似有質之物，彷彿山嶽崩裂，凌空散墜，來勢更是神速非常，如響斯應，不似林瑞所排魔陣，還有好些施爲做作。劉、趙二人看出妖霧沉重，知道厲害，忙即悄悄遁開，以免波及。劉泉還想用寒犀照暗助一臂時，就這心念微動之間，玉清大師身上倏地涌起一幢金霞，將身圍住。那妖煙邪霧爲金霞所阻，不能近身，也是越聚越多。霧影中鬼物更是大肆咆哮，怒吼不止。金霞映處，看去聲勢也頗驚人，祇奈何玉清大師不得。隔不一會兒，飛劍將火箭消滅，金光掣回，立即伸長，化成一圈，圍在諸鬼物外面。玉清大師見敵人毫不退讓，方大喝道：「鐵姝道友，你不聽良言，苦苦相逼，我因看在令師面上，不願傷你。急速收法，回山便罷；再不見機，我爲脫身之計，祇好發動離合神光，即使道友能免佛火之厄，你這些修煉多年的妖魂惡鬼又要化爲烏有了。」

鐵姝因師父曾說，現時煉就離合神光的共祇不過五人。神尼優曇雖是五人之一，但是佛光奧妙，非真正功候精純，返照空明，將證佛家上乘功果的，無此功力。敵人出身異派，

拜神尼爲師祇有數十年，起初還是記名弟子，近年因她勤於修爲，纔許改去道裝，允入佛門。離合神光何等神妙，豈是短期中所能煉成？初聽林瑞九魔爲神光所毀，就未深信。嗣見大師雖有金霞護身，仍被魔焰困住，不能脫出，越疑敵人知道離合神光是魔教中剋星，故以大言恫嚇。因所發煙霧俱是地肺中黑青之氣煉成，可虛可實，輕重由心。敵人一經入網，便追隨不捨，無論逃向何方，也萬難突圍而出。聞言暗忖：「離合神光祇是聞名，並未見過。即便所說是真，也須一試，何況未必。至多使這些魔鬼爲飛劍所斬，靈氣絕不能就此消滅，不過再受一次煉魂之苦，仍可使其還原。本門血焰叉已經收回，自己行動神速，來去如電，有何可畏？祇悔來時輕敵匆忙，好些厲害法寶和應用之物不曾攜帶。」眼看敵已被困，依然傷她不得，自料勝算佔多一半，敗亦無妨，哪把玉清大師警告放在心上。不但不肯停戰收手，反而口中喝罵，加緊施爲，上下四外的妖煙魔霧直凝成了實質，排山倒海般齊向那幢金霞擠壓上去。

玉清大師立覺金霞之外重如山嶽，寸步難移。暗忖：「魔女果然厲害，如非年前恩師因飛昇在即，特傳本門心法，同門三人功行俱各精進，直難抵敵。情面已經盡到，照此不知進退，就有甚傷害，將來遇見鳩盤婆也有話說。真要耳軟護短，憑着師傳道法，至多不勝，也喫不了甚大虧。這妖煙魔霧甚是惡毒，魔鬼更是靈敏，一被追撲便難甩脫，又難誅除。再不下手，自己尚無大害，劉、趙二人盡管遁向圈外，隱身遠伏，時候久了，這黑青之氣越延越廣，越積越厚，展布極速，稍一疏忽，不爲所傷，也必被魔鬼發覺，追撲爲害。再如因此爲二人樹一強敵，豈非後患？」念頭一轉，大喝：「鐵姝道友，我實逼處此，你須留意，免爲佛火所傷，我要施爲了。」說罷，雙手合攏一搓，往外一揚，那護身金霞立如狂濤崩潰，晃眼展布開千百丈，上面發出無量金色烈焰，往所有煙霧鬼物兜去。佛光聖火端的妙用無窮，光焰到處，所有妖煙魔霧宛如輕雪之落洪爐，無聲無臭，一照全消。前排鬼物首先慘嘯，一連消滅了好幾個。鐵姝不比林瑞，所煉鬼物俱與心靈相通，一有傷亡，立即感應。到此方知離合神光果然厲害，不由又驚又怕。匆迫間不暇思索，一面收轉殘餘鬼物，一面慌不迭行法遁走。那些鬼物俱被飛劍圍住，因魔女行法強收，又畏神光威力，紛紛拼受一劍之苦，化爲殘煙斷縷，由金光圍繞中穿隙遁去。

玉清大師本來未下絕情，見魔女來得猖狂，去得狼狽，便止住神光，用千里傳音喝道：「道友祇管慢走，我如有心爲難，你已爲佛火所傷，那些妖魂惡鬼已全化爲灰煙了。」語聲纔住，便聽遙空中回答道：「賊尼！今日之仇，生死難解，不出三日，自會來尋你算賬。如不將你生魂攝來受那無量苦楚，誓不甘休！」聲音淒厲，微帶哭音，甚是刺耳。玉清大師知她忿怒已極，恐日後往成都辟邪村擾害，忙接口道：「你不必悲苦，見教甚易。我現在往大熊嶺，五日之內在彼相候便了。」說罷，又聽答了一個「好」字，聲如

梟鳴，搖曳碧空，聽去更遠。

劉、趙二人好生驚異，魔女如此神通，難怪玉清大師不令上前。且喜適纔金霞發動得快，不曾冒失相助，徒樹強敵，於事無濟。這時煙霧全消，光霧俱收，祇地上多了六個惡鬼骷髏，有的面上已經長肉，形比先誅九魔還要獰惡詭異。三人相見，趙光斗問道：「魔女竟有如此神通，如非大師，我等豈是敵手？別的不說，單那來去神速，就非其他左道旁門中人所能及了。」玉清大師答道：「適纔放她逃去，祇兩句話的工夫，已出三百里外。我用千里傳音，她二次應聲相答時，少說也有八九百里遠近。赤身教下，像鐵姝這樣能手，已能附聲飛行，聲音入耳，人便立至，如何不快？不過這類飛行最耗真氣，不到萬分危急，或是急於尋仇，不輕使用。多半先遣所煉魔鬼，也能有此迅速。鐵姝還有兩妹，即金姝、銀姝，同事一師，又最得師父和姊姊憐愛。偏是生性仁柔，既不妄殺生靈，又不肯用惡法驅役妖鬼。鳩盤婆因受她們上輩的恩義，永遠寬容。本領雖比鐵姝差，轉劫必有善果，弄巧將來還是我輩中人呢。今日如非恩師新傳離合神光，勝負正自難料。此女天性刻毒，無仇不報，乃師也未必壓制得住。患難未已，且同往苦竹庵預爲防備，免給別人生事吧。」隨將鬼物劫灰照前行法開石埋藏，二次起身，飛到大熊嶺前落下。慕容姊妹迎接進去，稍微敘談。大師因仇敵說來即來，囑咐衆人到時不可出視。便去庵外端詳地勢，暗設降魔埋伏。當夜無事。

第二日，玉清大師同了趙、劉、慕容四人，同去江邊沉寶之處，看顛仙的佈置，並照所留柬帖，一一代爲設備。時已過午，顛仙忽然飛回，說道：「我因這裏得你相助，可以放心，徑由倚天崖芬陀大師庵中起身後，不料中途便遇見神駝乙真人。他知妖屍谷辰所派妖人神目天尊來毀七禽毒果，未遂伏誅。忽又聽人慫恿，臨時變計，不但自己不再破壞，反禁別派妖人往毀毒果。意欲借我們之力，將金船吸起，他再親來劫奪。齊道友和令師雖算出妖屍數限未盡，到時祇能令其敗走，不能除他。乙真人卻記昔年之仇，必欲乘機誅戮。便將他昔年所煉鎮山之寶伏魔旗門，還有一道靈符，一同交我。並教我約芬陀大師再世愛徒楊瑾，來此相助。我雖還有一日閒暇，那旗門不便帶往白犀潭去，爲此趕回。路遇崔五姑，又談了片刻，得知你和魔女鐵姝結仇，那旗門正好借用。現在庵中傳你用法，不過手下留情，免得不到時候，又多出一個勁敵。岷山回時，還有俞允中的一個熟人與我同回，日後魔女如再糾纏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鐵姝已得乃師真傳，並聞近年乃師還煉有兩件護身法寶，離合神光未必能傷，如被取來，不可輕視。我也祇是聽說，不知名稱底細。好在你已得師門心法，道力高深，自能相機應付，能不傷終以不傷爲妙。」玉清大師一一領命，隨同回庵。顛仙取出法寶，傳了用法，又商取寶之事。聚了半日，又復飛往川邊去訖。

顛仙走後，衆人見那旗門共是五架。每一旗門高四寸九，寬五寸五，上面滿是符籙。乃修道人煉丹入定時，防身禦害之寶。多半入定或是生火以前，按五行方位，如法陳列，隱插地上。敵人一入陣，立生妙用。臨時施爲，也可應用。衆人因聽說得十分神妙，俱想玉清大師在庵前行法練習，就便用以等候鐵姝到來入網。玉清大師本有戒心，也想試試。當下同去庵外一試，果然妙用無窮。因算計魔女不久來犯，索性如法施爲，各按門戶排好，不再收回。一切停當，又把陣形隱去。忽然靈機一動，忙令衆人速避，如欲觀陣，也須隱伏庵門以內，無論有何動靜，千萬不可出面。衆人應聲，剛剛飛回庵內，便聽西北遙空梟聲怪嘯，厲喝：「玉清賊尼！出庵納命，免我入庵，玉石俱焚，殃及旁人。」這時天已垂暮，大半輪盤也似紅的斜陽浮在地平線上，尚未沉沒。萬道紅光，倒影反照，映得山中林木都成了暗赤顏色。四面靜蕩蕩的，祇有危崖下面江波浩浩，擊蕩有聲。景物本就幽晦淒厲，怪聲一起，立時陰風大作，倦鳥驚飛，哀鳴四竄，江濤也跟着飛激怒涌，愈發加重了好些陰殺之氣。玉清大師因鐵姝已經嚐到離合神光滋味，纔隔一日夜便敢前來，必有幾分自信。盡管戒備周密，又有法寶埋伏，仍然未敢絲毫輕敵。仗着旗門妙用，想先略殺仇敵威焰。聞聲並不搭話，祇把陣法微一倒轉，地上仍是空空，人卻隱去。

怪聲住後，還未到半盞茶的工夫，黑煙起處，魔女憑空出現。玉清大師見鐵姝已換了一身裝束：上身披着一件鳥羽和樹葉合織成的雲肩，色作翠綠，俱不知名，碧輝閃閃，色甚鮮明。胸臂半露，僅將雙乳虛掩。下半身也祇是一件短裙，齊腰圍繫，略遮前陰後臀。餘者完全裸露，柔肌粉膩，掩映生輝，彷彿豔絕。祇有滿臉獰厲之容，兇眉倒豎，碧瞳炯炯，威光四射，隱現無限殺氣。左肩上釘着九柄血焰叉，右額釘着五把三寸來長的金刀，俱都深嵌玉肌之內，彷彿天然生就，通沒一點痕跡。滿頭秀髮已經披散，髮尖上打了許多環結。前後胸各掛着一面三角形的晶鏡。左腰插着兩面令牌。右腰懸着一個人皮口袋，其形也和人頭一般無二。右手臂上還掛着三個拳大骷髏，俱是紅睛綠髮，白骨晶晶，形象獰厲已極。通體黑煙圍繞，若沉若浮，凌虛而立。玉清大師暗笑：「魔女定是毒恨入骨，把她所有傢俬全搬出來，以備決一死戰。照此行徑，也許鳩盤婆未必知道。此時不便傷她，也須使她師徒知道厲害。」存心試她斤兩，依然隱立不動，靜以觀變。

鐵姝起初因九魔鬼爲人所傷，追去一看，並無遺蹟。以爲這類久經祭鍊的魔鬼，即使被飛劍、法寶傷害，精氣未消，仍可祭鍊還原。何況傷他們極難，必是受甚厲害法術禁制。自己爲傳師門衣鉢，想未來繼爲教祖，惟恐教下受役諸魔鬼在師父兵解後不肯服順，費了無數精力，纔收服了二十多個妖魂厲魄，經過多年祭鍊，纔得心靈感應，隨意役使。

林瑞所借九魔雖然威力較次，終是自己多年心血。赤身教下本把魔鬼看得最重，一旦失去九個，當然不捨。連用魔法拘召數次，全無感應，心中驚疑。這時玉清大師等六人分爲兩撥，剛飛走不遠。鐵姝見魏青等三人雖是正教中人，看那劍光造詣甚差，便林瑞也未必能敗。看出玉清大師等三人功候非常，一時情急，也未思索，便自追去。原意對方如是伏魔之人，兩下素無仇恨，本教威名不會不知，祇要肯知難而退，放還九魔，便即罷休。於是試一大聲喝問。對方忽然飛落相俟，並還祇有一人出面，大有敵對之意，心已忿怒。再一發問，竟公然直陳魔已消滅。此時如知神光那等厲害，也就忍痛知難而退。偏是生性剛暴，冒昧對敵，結局大敗，又傷了六個功候較高的魔鬼。還是敵人未下絕情，纔得遁走。這一來，變成正面仇敵，不比九魔是在林瑞手裏，可以借口。

不特仇恨難消，本教威名也掃地以盡，勢如騎虎，如何落臺？因知敵人狡猾，未鬥先讓，留有地步。歸求師父，未必肯允出面。起初傳授林瑞魔法，已受不少責難，再爲此與人樹仇，弄巧還許怪己輕舉妄動，一個禁阻，更無雪恨之日。師門臉面已傷，反正難免受責，莫如背師行事，好歹先報了仇再說。無奈佛火神光厲害，祇有師父近年祕煉的九件魔火神裝和碧血神焰能夠抵擋。於是趕回魔宮。乘着鳩盤婆入定之際，暗入法壇，盜了一個披肩、一件圍裙。又暗向金、銀二姝將人皮袋和所分得的六口血焰叉強借了來。連同自有法器異寶和三個鎮宮神魔，齊帶在身上趕來。未降落以前，想起庵主是鄭顛仙。又想起師父常說自己大劫將臨，爲求到時無人爲難，好好超劫化去，再三告誡門人弟子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無故不許生事與各正派樹敵結怨。那日仇人另有二人同行，落時忽然隱蔽，也許有鄭顛仙在內，既然避不出敵，九魔又非她傷，何苦招惹，所以指名要玉清大師出敵。誰知到時還見全庵在望，落地以後全庵忽隱，人影全無，也無應聲。先還不知自己入伏，誤以爲仇敵另外約有救兵，自己先趕在前面，敵人知道不敵，臨時隱去庵形，暫避片時，所以聲都未應。自恃法力高強，毫不在意。估量庵門所在，戟指大喝道：「我因師命，不肯無故上門欺人。無恥賊尼，你隱藏不出就完了麼？快些出頭便罷，再要藏頭縮尾，便用魔火連你和全庵一齊罩住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我祇尋玉清賊尼一人，與別人無干。如若賊尼故意嫁禍庵主，人早遠遁，不在此地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決不相侵，無須隱蔽，也請一人出來答話，免傷和氣。」